

新小說

市聲

卷下

商務印書館
印行

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初版
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再版



原著者

姬

文

校訂者

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京師 奉天 天津 開封 濟南 漢口 長沙
重慶 成都 廣州 福州 太原 潮州
商務印書館分館

(市聲上下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市聲卷下

第十九回

大請客逼走蠢夫

巧騙錢愚弄傻子

却說周大娘替冀太太縫補子。把後面的一大片縫在前面了。拾起來一看。原來褂子兩片大襟。被那整塊的補子綴攏了。沒法兒穿上身去。周大娘不覺失笑。把這褂子看了半天。又把補子細看。實無法想。再把包裹的那塊補子拾出來一看。纔恍然大悟。道。呸。原來這是兩片兒。我拿來縫在前面。不是恰恰配上兩片大襟麼。想定主意。拆去了前面的再縫。果然絕不礙事。這褂子可以穿得的了。大娘又把後面的褂子胡亂縫好。送給冀太太。冀太太十分留神細看。看不出破綻來。給他二十箇錢。周大娘不受。道。恭喜太太。陞官發財。穿到這鄉紳的衣服。是件大喜事。請太太高陞些。太太道。你休做夢。我鄉紳當了多年。不是今天當起的。這樣的衣服穿慣了。只算家裏便衣。有什麼稀奇。罕縫這幾針給你二十錢。還不好麼。真是一箇大錢一針了。你不要便罷。這幾針。本不該拿人家的錢。下次叫你做了別的衣服。一總給罷。周大

聽了大驚。連忙把二十錢取在手裏道。工錢就算是二十箇。還求太太給幾箇賞。到底是件喜事。我合太太磕頭道喜。說罷。磕下頭去。冀太太被他纏得沒法。只得給他十文錢的喜封。周大娘纔歡喜道謝而去。到晚黃升回來。請的客。一齊都說來的上燈後。大利方回。把手巾包在桌上一甩。道。總是要請客。害得我到處奔波。受盡了烏龜王八的氣。冀太太見他這箇樣兒。老大動怒。罵道。你今天發了瘋麼。敢在我面前這樣放肆。你自己沒本事罷了。定一桌菜。也用不着到處奔波。真正是箇飯桶。大利被冀太太一嚇。駭得不敢則聲。冀太太又道。你定的菜怎樣。定好沒有。大利道。定是定好了。要六塊錢一桌哩。冀太太怒道。那裏有這箇價錢。又不喫魚翅燕窩。大利道。只怕都有的。冀太太已經捨得請客。也就沒得話說。次日冀太太一早起身。梳妝起來。年紀雖大。到底還有點兒丰韻。到得九下多鐘。雜貨店裏的周太太來了。原來這太太從前合冀太太最知己的一般。是自創自立。苦掙出一箇基業。來自己的。男。人。都。不。中。用。靠。着。妻。子。喫。碗。現。成。茶。飯。罷。了。但是如今冀太太的家私。幾十倍於

周太太就有點兒看他不起。周太太也覺得貧富懸殊，不敢時常登門閒話了。以此反覺疎闊。今天冀太太請他喫飯，正好借此敘敘舊誼，所以早早的來了。冀太太見他來得這般早，很不自在，暗道：我是要合王道臺太太敘敘罷了，他倒來得恁早。我倒要應酬他，真是晦氣，然而說不得，只好請坐獻茶。周太太見冀太太接待他，却是淡淡的，雖然心中納悶，臉上却不肯露出來。一邊陪笑，合冀太太交談道：姊姊，我們有一年多沒見面了，你如今發了福，比從前大不相同。常言道：相隨心轉，姊夫做了官，姊姊心也寬了，應該發胖。冀太太搭趣着道：說那裏話，我比去年瘦了許多，只爲你姊丈捐這箇小功名，我費盡千方百計，好容易抽出一注款子，給他現現成成的捐去，闊是闊了，就只銀錢艱難，家裏不夠用了。周太太道：別說客氣話，姊姊還說爲難，我們是不要過日子了。冀太太忖道：原來他們只當我家是箇大財主哩。唉，千萬不該請他來的，把我家有錢的樣子都漏在他眼裏了。正是後悔不迭，一會兒木作店裏的陸太太、紙紮店裏的王太太、香店裏的韓太太一齊來了。冀太太一一

團團坐定。七張八嘴。問冀太太好。那冀太太是何等本領。酬應上很有工夫的。見麼人說什麼話。那有一些差兒。這班人見了冀太太。都覺侷促不安。只恐被冀太太笑了去。冀太太一面合他們閒談。一面想起王道臺太太就要來了。我莫如先穿起補服來等候罷。想定主意。便安排衆人坐定。自己走進房裏。披上褂子。又戴朝珠。在穿衣鏡子裏照了半天。覺得整齊得很。便放心走出來。暗道。王道臺太太一定是穿褂子戴朝珠來的。他不知怎樣講究哩。且莫管他。各有各的出色處。不言冀太太肚裏尋思。再說陸王韓諸位太太。見冀太太補褂朝珠的走出來。大家詫異。一齊起立問道。太太今兒什麼事。莫非是生日麼。我們失賀了。冀太太忸怩道。不是什麼生日。今天請了王道臺的太太。他們是做官人家。一定穿了補服來的。我不能不陪他。衆太太聽了。這纔明白。韓太太只聽人說過朝珠補褂。却從沒見過。便特地走到冀太太身邊。儘着瞧看。又把冀太太的沈香朝珠。嗅了半天。道。阿彌陀佛。這香珠定然。是西天來的。我們上海那裏有這般香珠。真正好聞哩。王太太聽得也來嗅嗅。十分讚

好。誰知陸太太周太太都要看朝珠。都圍着龔太太看。忽聽得外面打門聲響。黃升戴了紅纓帽子去開門。一會兒。綠呢轎子擡了王道臺太太進來。背後一箇家人執着帖袋。一箇大脚娘姨跑得滿頭是汗。在轎背後把金水煙袋摘下來。扶着王道臺太太出轎。大家定睛看時。原來一位二十來歲的太太。滿頭珠翠。裝束得豔麗非常。就只沒穿補褂。却是一件小袖管的夾紗衫。底下紗裙。青緞鞋子。并沒什麼與衆不同的去處。就只舉止大方。身材伶俐罷了。龔太太迎下階去。握了他的手。上得階來。請他炕上坐。他再也不肯。在旁邊椅子上坐了。龔太太親自獻茶。王道臺太太道。我們都一家人。大姊千萬不要客氣。龔太太道。太太是知道我的。本來就不會客氣。於是大家坐定。王道臺太太一一問了衆人姓名。大家見龔太太尙且拘拘束束的。如今見了王道臺太太。那裏還敢出氣。自然成了木雕泥塑般的模樣。龔太太呢。見了陸王諸太太。隨意揮灑。不在心上。見了這王道臺的太太。也有些氣餒。收斂了許多。規規矩矩的陪着談天。王道臺太太見他穿着補褂。怪熱的。便道。大姊把那褂。

了罷。今兒天氣實在熱得利害。我們都是知己。便衣罷。妹子是向來懶怠慣的。初次到府。也該穿補服來纔是。冀太太紅着臉道。只因太太光降。不敢怠慢。應該穿褂子的。王道臺太太並沒則聲。那眼光只注射着他面前那塊補子。半晌道。大姊的補子。是那箇裁縫縫的。縫倒了。你看那鳥兒的頭都朝下了。冀太太低下頭去看時。果然鳥頭朝下。不覺憤怒。罵道。都是那臭花娘鬧錯的。說罷。立起身來。走回房裏把朝珠摘下。褂子脫了。王道臺太太只道他動氣。便道。大姊恕我失言。其實那補子是縫錯的。冀太太道。這是對門周大娘縫的。這箇臭花娘。倒被他騙了三十箇錢去。王道臺太太道。鄉裏人從沒見過這樣的東西。自然要縫錯的了。原來冀太太請王道臺太太來。要擺點兒闊。相給他看看的。誰知倒被他笑了去。很不自在。駝背娘姨送上蓮子湯來。冀太太先敬了王道臺太太。然後送給別位。大家連湯喫完。只王道臺太太畧嘗兩口。便把碗放下了。坐談多時。却不見館子裏的菜送來。冀太太着急。便叫黃升去催菜。誰知黃升出門。閒逛去了。叫不應他。要叫大利。當着衆客。不好意思。

叫只得親自走到後面去找大利。誰知到處找不着。找到竈間屋裏。只見有人把張脚凳墊着。在飯籬裏取鍋粑喫。細瞧正是大利。駝背娘姨在竈窩裏打盹。糞太太一聲吆喝。把駝背喝醒了。大利也嚇了一跳。從脚凳上踏了下來。幸虧一隻腳尖着了地。沒跌過去。糞太太指着罵道。你這箇沒中用的東西。你定的菜。怎麼這時還不來呢。快替我催去。跟了菜來。沒得菜。你也休想回來。我是不合你干休的。大利大驚。只得趑到房裏。披了一件長衫。飛奔出去。走到西門。纔恍然悟道。哎。噯。不安。不安。我定菜時。沒有交貸。他送到公館裏。如今叫他送來。豈不是椿難事麼。且休管他。去催催看。轉念一想。又失驚道。哎。噯。我這菜是那裏定的。我就沒有看見他。這店有招牌。到那裏催去呢。這一急。直急得大利滿頭是汗。脚步都慢了一路走。一路尋思。那裏記得出這箇定菜的店。瞎找了半天。總是找不到。暗道。不好。今天早起本就眼跳不止。只怕不得回去了。像這樣的日子。我也過不來了。莫如尋箇自盡罷。當下大利嘆了這箇短見。就想着怎樣死法。方纔爽快。左思右想。沒得主意。擡起頭來。忽

一爿煙膏店。暗道有了。我莫如買他二錢煙膏吞了。倒死得容易。身邊一撈。

有用剩的。五角小洋。就取出兩角。買了膏子。又問道。我這麼死在路上。也不穩當。是到巡捕房前去死罷。那裏塞門聽。又乾淨。又寬敞。巡捕又近。不能不來料理我。准其如此罷了。定了主意。便一邊走。一邊想。想起死的苦處。不覺嚎啕大哭。想起老婆的酷虐。生了還不如死了。不覺萬念俱灰。看看將要到巡捕房。打開罐子。躊躇要吞。不料背後有人一把把他的煙罐子搶了去。大利大驚。回頭看時。原來是他的好友夏病哇。大利哭道。你打從那裏來。我幾乎不能和你見面。病哇道。大利哥。你好好。十萬家私。自己又是五品銜知縣的前程。像你這樣福氣。上海灘上也數一數二的了。爲什麼要尋短見。大利道。一言難盡。病哇道。這裏不是說話地方。我們到前面館子裏去喫飯再談罷。大利此時正餓得慌。聽說有飯喫。那有不情願的理。便把尋死的一條算計。置之九霄雲外了。二人踱進敍樂園。一直上樓。病哇叫了一盤白斬雞。一盤涼拌肚子。一箇蝦仁中碗。叫燙四兩高粱酒。對酌。大利飲酒中間。便把他老婆

怎樣看不起他。怎樣凌虐他。一五一十告知了病娃。病娃手在桌子上一拍道。有這樣的利害老婆。我早起不休他。晚上也把他休了。大利搖手道。休得亂道。我如何敢休他呢。我家裏一草一木。都是他掙下的。我五品銜知縣的前程。也是他替我捐的。我那裏敢休他呢。病娃道。雖如此說。他掙的就是你的。你爲什麼替他畫分得這般清楚。要知他沒有你。也撐不起這箇場面。況且房子雖是他造的。地盤須是你的。這筆帳算起來。他的家當。你也不至沒分。好是夫妻。不好就是冤家。你聽了我的話。我有箇法子。叫你沒錢而有錢。沒妻而有妻。你信不信。大利道。人家都說。你是我的軍師。我多天沒會你。做的事沒一樁順的。早知如此。我上來定菜的那天。先來找你。也不至鬧這箇亂子。如今弄得有家難奔。我不死還等什麼。說罷又哭。病娃道。你快休如此。今天晚上。到我家裏去睡。我來合你運謀。包管你有好處便了。大利聽了大喜。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逞凶鋒悍婦尋夫

運深謀滑頭掘地

却說阿大利聽得夏病哇說。能替他運謀。收回權利。十分大喜。便鼓起興致來。

喫飯。狼吞虎嚥的。把三樣菜兩碗飯。喫箇罄盡。病哇却只喫了一碗飯。算帳一圓二角。自然是病哇惠鈔。二人同出店門。病哇又請他去吸煙。大利辭道。我向來不吸。你是知道的。病哇道。你陪我去躺躺罷。大利應允。便趲到寶善街一箇公司煙館樓上。病哇去挑了煙來。儘量呼吸。原來這公司煙館。所貪圖的是。取他那點兒灰。病哇吸過煙。斗子裏滿滿的都是灰。通歸煙館裏挖去。閒話休提。二人一同下樓。病哇又領大利到了胡家宅野雞窠裏。找到一家熟識的野雞。叫做花翠琴。原來這花翠琴。合病哇要算一對野鴛鴦。病哇除非不到馬路。到馬路總要住在他家的。今天同着阿大利。倒不便住。不過借這裏打箇尖站。合翠琴會會面罷了。誰知翠琴却已上青蓮閣去。他的妹子翠環在家。走來陪客。大利見這箇女子。長得十分貌美。衣服又穿得齊整。只當他人家小姐。合病哇是甚親眷哩。又見病哇合這翠環動手動脚的心裏。有些詫異。忖道。病哇也太沒道理了。人家閨女。怎麼好調戲他呢。一會兒。翠琴回來。

大利見他穿件湖色羅衫。白紡綢的褲子。塗脂抹粉。十分妍麗。一進房門。就叫夏老爺。病哇把他摟抱在懷裏。說不出那種親愛的樣子。大利漸漸的悟到這裏是箇堂子。兩箇女的必是倖人。他却不該走近翠環的身邊。握了他的手。儘着嗅。江北娘姨道。這位老爺。今天也住在這裏罷。恰好兩間房。一人一間。沒有再巧的了。病哇道。這位是阿老爺。他家太太利害。你留他住了。被他太太知道。找上門來。你怕喫不消哩。那江北娘姨道。只夏老爺喜說這沒來由的話。太太是何等身分。那裏會找到我們這裏來呢。病哇道。你不信。只叫你們小姐問阿老爺便了。那翠環聽了。果然把半邊身子靠在大利身上。問他太太怎麼利害。大利臊得滿面通紅。一句話也回答不出。翠環一把將大利手拉着。走到對面房裏。江北娘姨跟着過去。開了燈。敬了瓜子。翠環就把大利捺在煙榻上。躺了自己就跨上去。把大利壓住。切切私語。無非是勸他住下。吵了半天。病哇踱過來。翠環纔放了大利。附着病哇耳朵道。這阿老爺到底肯住不肯住。他做什麼買賣的。原來翠琴姊妹二人都是揚幫。還沒學會上海話。

對病哇大利說話。都係鄉談。大利不甚懂得。病哇却句句聽得出。當下也附著的耳朵答道。這位阿老爺。是大有錢的。你沒知道上海有箇糞太太麼。就是他的老婆。只是今天他却沒帶錢來。遲這麼一兩天。我合他同來。住在這裏便了。翠環大喜。拚命巴結大利。約他明天來住。大利心癢難熬。巴不得今天就住。却因沒有洋錢。病哇催他同行。只得怏怏而別。當下回到病哇家裏。只聽得樓上女人聲音叫道。三丫頭。你下去看看你爸爸回來沒有。房東討房錢來過三次了。明天不給他。他要叫巡捕趕我們出去哩。原來病哇租了一幢房子。雖是小小的房間。也要六塊錢一月。他把樓上做了住房。樓下做了客堂。只因這月沒得油水到手。喫用通是賠的。十分艱難。所以欠了房錢沒付。房東要叫巡捕來趕他。那是沒法的事。病哇的意思。這注房錢。要出在大利身上的了。生怕他女兒下樓。直言不諱。把底細給大利知道了。反覺坍塌。趕忙走上樓去。他老婆見病哇回來。指着罵道。你這不要臉的老烏龜。天天躲在野雞堂子裏。連家都不顧。今天也想到回家麼。快拿洋錢來給我。好付房錢。病哇

只是搖手道：「你別亂嚷。」下面有位客在那裏。他老婆道：「什麼客不客都是狐羣狗黨罷了。你怕我不怕？快拿二十塊錢來。」我便不則聲。病娃急得沒法道：「洋錢都有，好奶奶，你別嚷罷。」他老婆伸手道：「拿來。」病娃只得屈了一條腿跪在凳子上，靠近他身邊附耳道：「我今天領來的這位朋友，就是龔太太的男人，很有錢的，却是箇傻子。我想大大的騙他一注錢，我們拿來享用，豈不快活？所以叫你別嚷。」被他看出破綻，這事就不成了。他老婆聽了這話，大喜。這纔不嚷了，却對病娃道：「房東來討房錢，這是樁急事。明天又要來的，沒二十塊錢給他，休想住得安穩。」這便如何是好？病娃道：「我現在一塊錢都沒有，說不得，你把我打給你的金元寶簪去押二十塊錢來，暫且應急。」三五天內，這阿傻子的洋錢定然送上門來。那時我加倍給你。他老婆道：「你別騙我。我只有一支金元寶簪，如何捨得押去？」病娃道：「限我五天內，要沒有四十塊錢給你，真就算是箇烏龜，好不好？」說得他老婆也笑了，只得答應。病娃趕忙下樓，叫人在大堂裏安了一張牀，又搬下一牀被鋪，合大利鋪好了，又把煙盤擺出來，就合大。」

躺着問道。今天那箇翠環。你到底愛他不愛呢。大利紅着臉道。我很愛他哩。病
你愛他也徒然。沒得錢。他是不留你住的。大利道。住一夜。要幾塊錢呢。病哇道。不
花到一二十塊錢也够了。大利吐出舌頭道。要這些錢。那裏住得起呢。病哇笑道。你
怎麼裝窮。說這般的窮話。給誰聽呢。大利發急道。我並非裝窮。我實在沒有錢。你是
知道的。病哇道。我替你算過了。你家四月舖子。茂森洋貨店。華美錢店。觀雲靴鞋店。
樂醉軒菜館。一處賺二三萬一年。四處就是十多萬一年。還說沒錢。這話騙誰呢。大
利道。你也不像我的知己。你不知道。這都是內人開的麼。我那裏用得到他一箇錢。
病哇道。唉。你真是箇傻子。你在府上。自然用不到他的錢。你到這裏。他就管不到你。
你明天到你家開的四月舖子裏。只說你家太太要錢用。搯子忘記了。沒帶來。一處
提五六百塊錢。四處就是二千多塊錢。足夠你用的了。大利道。掌櫃的不肯付。怎樣
呢。病哇道。包你取得到便了。你去試試看。大利甚喜。原來大利立志不回家去。所以
不怕他的意思。有二千多塊錢。足夠一世用的了。一宿無話。次早。病哇替他雇了一

部馬車。到他四月舖子裏。果然掌櫃的不知大利家裏的內情。一一照付。大利拿到了二千四百塊錢。回到病哇家裏。病哇早在門口迎接。見他取了偌大一注洋錢回來。十分大喜。當下替他運進了洋錢。開發過車錢。拉了大利的手道。你如今纔知自己是箇富翁麼。洋錢多了。不好放。我替你存在樓上罷。你要用多少。給你多少。至於你到堂子裏。那些開發。你是不會開發的。我替你開發便了。包你不喫虧。大利大喜。病哇把洋錢一封封的點過。拿上樓去。他老婆自然十分歡喜。就要拿兩封。兩封是一百圓。病哇不肯道。這是人家的洋錢。要等我想出法子賺下來。纔是我的。他老婆動氣。又要嚷了。病哇沒法。給了他五十塊錢。這纔把二千三百塊。鋪在一隻皮箱裏。拿了五十塊的鈔票。合大利去喫番菜。叫了幾箇局。大利從來沒經過這般快活。直頭如登仙府了。晚上就住在翠環家裏。接連暢快了三日。這天病哇可巧有事。沒有工夫領大利出去。大利在病哇家住宿。病哇的老婆十分巴結他。酒菜都是到揚州館子裏叫的。大利享用得分外舒服。次日一早起來。開門小解去。忽見一箇蓬頭